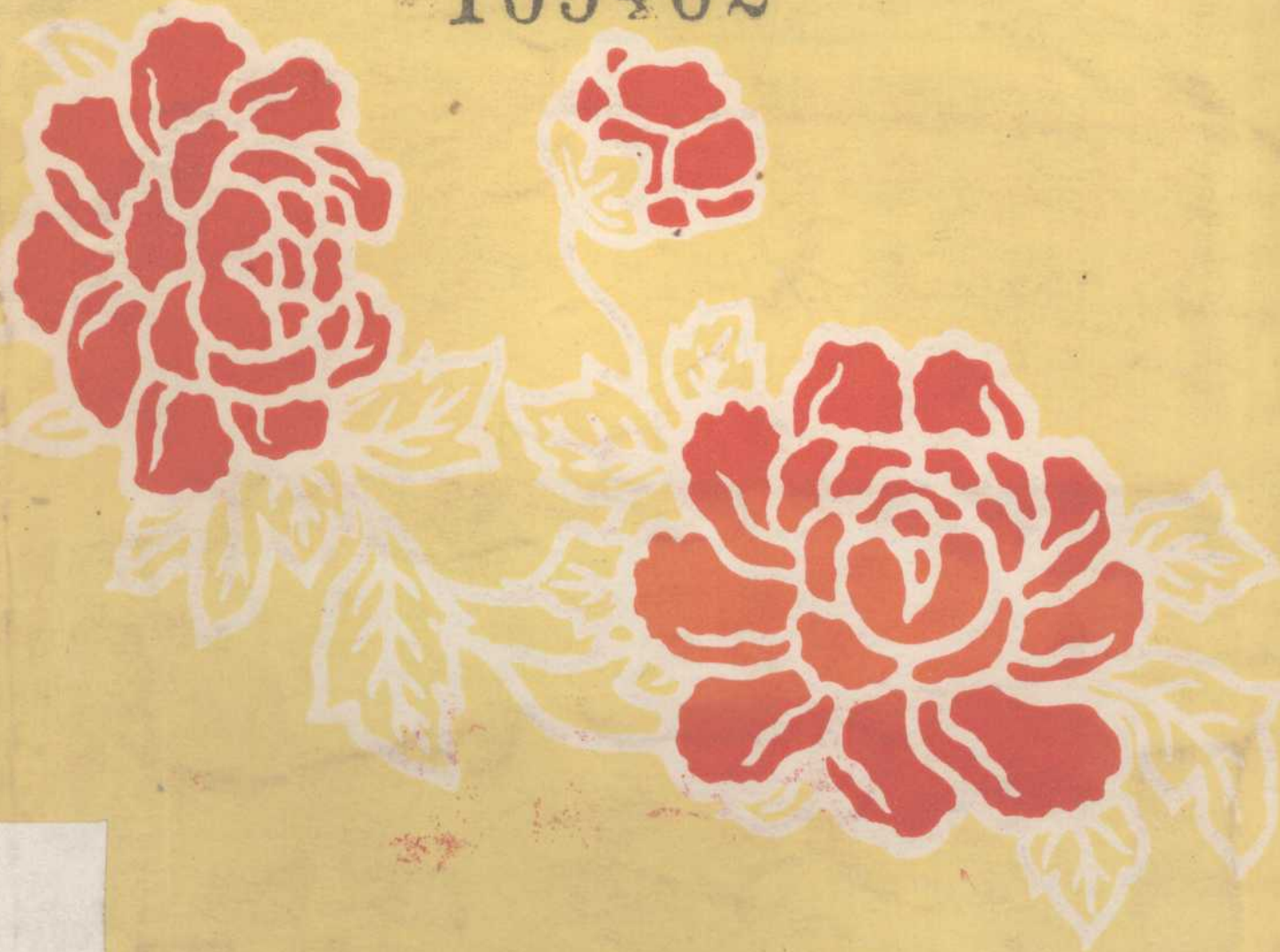


105402



文艺演唱材料

路 标

(独幕话剧)

周 贡 生 执 笔

黄石市创作组集体修改

湖北人民出版社

1234

內 容 提 要

F 4243
0213

养路工路大叔和老伴，收留了一位过路的产妇，并代为請医生，照料一切。某电厂青年电工汪向前，在給某公社修好馬达后要了两条魚，正路过路家門口，路大叔想买下这两条魚給产妇吃，于是引起一場喜剧性的思想冲突。最后，汪向前明白，路大叔所照料的产妇，正是自己的妻子。小戏表现了路大叔大公无私、热心助人的共产主义風格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場，在路大叔的启发帮助下，汪向前認識了錯誤。这是一个富有思想性的小喜剧。

路 标
(独幕话剧)

2

周 贡 生 执 笔
黄石市创作组集体修改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 332 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 1 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frac{7}{16}$ 印张 · 11,000 字

1964 年 11 月第一版

196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06 · 541

印数：20,001—25,000

定价：(5) 0.05 元

時間：一个星期天的黎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闭幕时正是朝霞似锦，红光万丈。

地点：路大叔家門前。

人物：

路大叔——男，五十多岁，公路局养路工。

路 妻——路大叔的老伴，五十岁。

助产士——女，十九岁。

汪向前——男，二十九岁，发电厂电工。

布景：

綠油油的庄稼随風起伏，在那天地毗连的地方，隐约可見工厂、楼房，高压输电线从远远伸过来，又穿过舞台上空伸向另一远方。屋前有一棵大树，树下有桌凳。舞台中央有一间小屋，屋边有一块地育着树苗，窗前有镐、锹、簸箕等工具，門上有一副红纸黑字的醒目对联：十年树木护大路，百年树人立新标。横披：继往开来。

〔幕启：鳥语、笛声、路大叔在树苗里捉虫、喂鸡。〕

路 妻：（开窗，看天色、唤鸡）咕咕……咕咕……我那只黄母鸡到哪儿去了？（喊）老头子！老头子！

路大叔：（站起）老婆子，大清早你吵吵什么，你的黄母鸡在这儿哪。

路 妻：黄母鸡今天有个蛋，快把它赶进屋里去吧。

〔二人赶鸡，路妻进后门。〕

路 妻：（出）老头子，过来！过来！

路大叔：什么事啊？

路 妻：大清早的，衣服也不多穿一件！

路大叔：咳，你还害怕我着凉啊！

路 妻：昨晚你给班里修工具，就折腾了大半宿，今天天不亮就往外跑，衣服也不穿一件，不怕着凉啊，一会儿也待不住，你呀！越老越不听话啦！

路大叔：你没看见我在捉虫吗！

路 妻：哟！又在捉虫。

路大叔：哎！你别看这虫小，它一个劲往树心里鑽，树蛀空了，树也就死了。可我这些树

苗，是专门为此新修的大路准备的。

路妻：这么说，还真的打搅了你的公事啦？

路大叔：那可不是。

路妻：哎！老头子，以后把捉虫的事交给我，你每天还是多睡会儿。

路大叔：睡不着啊！（徐步至大路，路妻进屋提茶具，出。对妻。）哎！过些时候，把我那些树苗，栽到大路两旁，怎样让它们不遭虫害，不受损伤，长得又快又好，又高又大，又能护路又能遮阴哩！到那时候，该多好啊！

路妻：嘿，老头子，你想得真远啦！

〔钟响，路大叔从窗口拿出小钟给妻看。〕

路大叔：我说老婆子……。

路妻：我知道。

路大叔：我还没说呢。

路妻：（指茶具）我这就送去，是这个事吗？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路大叔：可不是！老伴、老伴，不说就知道一半。

路妻：就知道一半？（二人笑）好！我送茶去

了。

〔路妻提茶具至台阶，内声：大嬸，——大

嬸——

路 妻：哎！老头子，那个女同志怎么啦……

路大叔：（急上台阶）是不是病了……

路 妻：我去看看……

路大叔：还是我去，我快。（急下）

〔路妻欲下，内声：“老婆子，快把后门打开。”

路 妻：（转身）把后门打开干什么？

〔路大叔内声：“这个女同志病了，把她扶进屋休息一下。”

路 妻：来了！来了！（放茶具于桌上，急进屋。）

〔内声：路大叔：“快快，把她扶到床上歇歇……”路妻：“慢点、慢点……”路大叔：“你

弄点水给她喝。”路妻：“好咧！”路大叔出。

路大叔：老婆子，你好好看着点，我去请个医生来！

路 妻：（出）这个女同志是要生孩子了，你去请个会接生的医生来。（进屋）

路大叔：好咧！是要生孩子啊，这可是件大事

咧！（欲起）

路 妻：（在窗口）老头子，回来！回来！

路大叔：有话，你就快点说。

路 妻：请个女医生来！

路大叔：知道。

〔路妻关窗，从屋急出。〕

路 妻：（朝路下的方向）老头子，她说她爱人叫……叫什么，嘿！我怎么忘了呢？（欲进屋突然想起）叫汪向前，汪向前啦！嘿！这个死老头子，跑的真快，准没听见。（进屋）

〔汪向前提鱼上。〕

汪向前：嘿！跑的满头大汗，（擦汗）哎！这地方不错，还有卖茶的，喝口茶，（急至桌边，把鱼放在桌上，拿起一只杯子，稍犹豫，然后将其他三只杯子，摆成一排，提壶倒茶，一口气喝下四杯茶，提起鱼。）嘿嘿！昨晚给公社修马达，虽然累了一阵，可公社请我吃了顿饭，还得了这么大两条鱼，嘿！总算没白辛苦一场啊！我老婆来信说，她要生了，我这就接她进医院，这鱼嘛！正好给她吃了发奶，

嘿嘿！（把魚挂在树上，掏錢包。）

「路大叔上，至窗边。

路大叔：老婆子，老婆子，她好点沒有？

路 妻：（开窗）现在好点了。

路大叔：医生馬上就来，你快把要用的东西准备一下。

路 妻：呃！（关窗）

汪向前：大叔！（路走近汪）我喝了您四杯茶，多少錢啦？

路大叔：我們这儿不收錢，喝吧！

汪向前：得了吧，卖茶的哪能不收錢啦！給。

路大叔：我是公路局的养路工，不是卖茶的。

汪向前：那你这茶是……。

路大叔：我这茶是专门为我们养路班的同志们准备的。

汪向前：（稍有歉意）哎呀！大叔，那我喝了你們的茶……。

路大叔：哎！渴了，就喝吧。

汪向前：謝謝您！

〔路妻端脸盆出。

路妻：老头子，忙了一早上，洗个脸吧！

路大叔：好！（洗脸，对汪）小伙子，你在哪个厂工作啊？

汪向前：我是发电厂的电工。（看树苗）大叔，这树苗是您种的？

路大叔：是给这新修的马路准备的。

汪向前：种这么多树苗干什么？

路大叔：（以手招汪）大路边要不种上树，将来大雨小雨、麻风细雨，就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大路冲垮呀！

汪向前：大叔，您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路大叔：可有些树苗死了。

汪向前：怎么死了？

路大叔：（拿起一棵死树苗）是被一种小虫蛀死的。

汪向前：什么小虫这么厉害？

路大叔：是一种蛀心虫，就像那个……那个……个人主义！

汪向前：（不解地）个人主义？！

路大叔：啊！个人主义腐蚀人的思想，是不是像蛀心虫挖空树心一样？

汪向前：（领悟地，笑）大叔！您说的真有意思。

啊，我还得赶路，谢谢您的茶。（提鱼）大叔，再见！（欲下）

路大叔：（见鱼）哎！小伙子，等等，（走近汪）这鱼是你的？

汪向前：啊，我的。

路大叔：（接过鱼）小伙子，我跟你打个商量。

汪向前：什么事？

路大叔：我们家有人生孩子……

汪向前：哟！喜事！

路大叔：把你这鱼分一条给我吧，产妇吃了好发奶。

汪向前：（为难地）哎呀……大叔，我这鱼也是……

路大叔：哎……帮助人是好事，就分一条给我吧？

汪向前：大叔，这鱼不能卖！

路大叔：那你在哪儿买的？告诉我，我也去买

两条。

汪向前：不是买的，是我昨晚给公社修马达要的。

路大叔：要的？！（停顿）

汪向前：（解释地）啊，是这么回事：我干完了活，他们请我吃了顿饭。吃完饭，我看他们有很好的鱼，都是斤把重一条，又肥又大，用火一熘，给产妇吃了，比肉汤还补人。

当时我出钱买，他们不要，那我就……

路大叔：那你就要了两条？

汪向前：呃……就算是那么回事吧。

路大叔：支援农业本来是好事，顺便修了马达，要了两条鱼走……这影响不好吧？

汪向前：这有什么影响？这叫有来有往，人之常情嘛！

路大叔：你说什么？……支援农业是我们每个工人应尽的责任，顺便帮助人修了一台马达，人家请你吃了一顿不就行了，还要了两条鱼……

汪向前：我费了大半宿的力气，给他们修好马

达，临走要了两条鱼，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路大叔：小伙子，你给公社修好了马达，是为
农业作了件好事……

汪向前：嘿嘿！对了，大叔，你说这，才是公道话。

路大叔：（激动地）可，可你要了两条鱼这就不对了。

汪向前：呃……老头，我一不偷，二不抢，退一步说，我忙了半宿，他们给我点小小的报酬，这也说得过去。嘿嘿！芝麻大的小事，干吗大惊小怪的？

路大叔：小伙子，这两条鱼是件小事，可来路不正，是两条臭鱼，你吃了心里不舒服！

汪向前：什么臭鱼不臭鱼，真是管的太宽。

（提鱼下）

路大叔：哎！小伙子、小伙子……

〔助产士内喊：“闪开、闪开！”汪在内躲闪不及，终于连人带鱼被助产士的自行车撞出侧幕。

助产士出。

助产士：（对汪）同志，把你撞伤了吧？对不起，

真对不起！我这是第一次骑车出来呢！

汪向前：啊！第一次出来，试试你的自行车能把我撞多远？

助产士：不不，我是有急事儿！

汪向前：有急事，也不能从我头上过去嘛！

助产士：同志，实在是对不起。

汪向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也不能止疼！

路大叔：小伙子，别人跟你赔不是就行了……

汪向前：好了，好了，算我倒霉！（走，转身对助）

你这个人，不会骑车别骑嘛！（下）

路大叔：姑娘，以后在马路上骑车可要当心啦！

助产士：哎！大叔，我刚学会骑车，还不会上

下，请你再扶我上车吧！（助拉路欲下）

路大叔：哎哎！不行不行！

助产士：怎么啦，大叔？

路大叔：我扶你上车，到前面你又得撞人，怎

怎么办呢？

助产士：哎呀！大叔！我真的有急事。

路大叔：怎么不让会骑车的同志去呢？

助产士：今天是星期天，大家都休息，我是碰

巧接到电话，去找人来不及了。

路大叔：我，那……这样吧，我去替你跑一趟。

助产士：哎呀！大叔，我这工作你干不了。

路大叔：呃……试试看嘛。

助产士：我是接生的助产士。

路大叔：（笑）这工作我是干不了！是哪一家呀？

助产士：我也不知道。

路大叔：呃……怎么不问清楚呢？

助产士：他叫我沿着这大路往前走，还叫我问一个姓路的就行了！

路大叔：哎呀！累了你一头汗，姑娘，你到了！

助产士：什么？我到了？！（路入侧幕取出药箱，助看对联）哎呀！这可太巧了，路大叔，产妇的情况怎么样？

路大叔：还不要紧！你就是来……接孩子的？

助产士：唉！

路大叔：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嘛！

助产士：大叔！你可别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我可不是小孩！

路大叔：多大啦？

助产士：十九啦！

路大叔：才十九……

助产士：不！十九岁还多九十九天呐！

路大叔：一碼事！你接过孩子嗎？

助产士：大叔，我已經不是第一次接孩子
啦！

路大叔：你真有把握嗎？

助产士：…放心吧！我接的孩子，个个都长得胖
呼呼的。

路大叔：好样的！（向屋里喊）老婆子！

〔路妻出。

路大叔：接生的姑娘来了。

路 妻：哟！快进屋吧！

助产士：哎……

〔路妻领助产士进屋。

路大叔：这样的年轻人真好！再大的事交给他
們去办，我也放心啦！（喊）老婆子！

〔路妻拿存折和小竹篮上。

路 妻：老头子！

路大叔：你把銀行……

路 妻：(递存折)存折！

路大叔：再把……

路 妻：小竹篮……

路大叔：我这还没说完啦！

路 妻：老伴，老伴，不说就知道一半。

路大叔：你这回全知道啦！

路 妻：你去买两斤猪蹄，再挑一只活喜头鱼，
吃了好发奶，别像我生孩子那嗒……你去
买了几只死蛤蟆回来！

路大叔：嘿！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现在都解
放十几年了！（欲走、回身，对妻）哎！把咱
们家那只黄母鸡给杀了吧。

路 妻：我知道。

路大叔：(笑)好，好。(欲下)

路 妻：我还有事儿——这孩子生下地没有尿
片、包布，到她家拿，又来不及，你说怎
么办呢？

路大叔：把咱们家那床半新不旧的床单改了，
不要舍不得，孩子是大事。

路 妻：我已经改好了。

路大叔：那你还问我干吗？

路妻：这叫发扬民主呀！

路大叔：嘿！你呀……（欲下）

路妻：嗨！老头子！你知道吗？那产妇的爱人叫汪向前，是发电厂的电工。

路大叔：你怎么不早说呢？刚才我还碰到电厂……

路妻：刚才我是喊了你的！你走的急，没听见，现在去打一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

路大叔：好！好！这就去。（二人笑，各自走去）

（汪向前急上。）

汪向前：嘿！又回到这儿哪！汽车还得会来，就在这等会吧，这两条鱼提去提来真要成了臭鱼了，老婆喂老婆，我又不是不知道你要生孩子，你急什么呀！干吗跑到娘家去生呢？要不是在半路上碰上了生产队长，叫我上哪儿去找你？（倒杯茶，朝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下）

路妻：（出外冲开水见桌上有鱼）嘿！老头子真是个好快腿，把鱼都买回来了。（提鱼进屋）